

舒斯特曼的小王子梦

■ 陆 扬



美国哲学家舒斯特曼穿上金色紧身衣后拍的行为艺术照片。“soma”意为“身体”。

这个标题有点突兀。理查·舒斯特曼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领军人物,他同小王子这个七十多年前的外星儿童故事又有什么干系?不过我其实在做一篇命题作文,命题的不是别人,就是舒斯特曼这位当今世界上恐怕是最负盛名的身体美学家。事情得从日前复旦大学召开的身体美学研讨会说起。舒斯特曼作为这场少长咸集、群贤毕至盛会的主宾,发言的主题是介绍他的一部新作,2016年出版的《金衣人历险记》(The Adventures of The Man in Gold)。这书名让我们想起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《哈克贝利·费恩历险记》《丁丁历险记》。可是“金衣人”何许人也?眼见大家一头雾水,堕入五里雾中,舒斯特曼开始侃侃而谈,又拿出新作,逐一传阅,乃渐而云开雾散,一段哲学家的行为艺术,以及这经历反过来引发的返璞归真的哲学思考,始露真容。

金衣人说起来已经八岁了。据舒斯特曼郑重其事的交代,他“出生”在2010年的一个夏日,巴黎近郊的洛雅蒙修道院。这个地点舒斯特曼后来是一直引为自豪的。法国的修道院当年漫山遍野、多不胜数。但是像洛雅蒙这样的湖畔皇家修道院,历经近千年沧桑完好保存下来的,究竟是屈指可数。细数起来,路易九世是它的父亲,路易十三和黎塞留是它的常客,大革命之后,虽一度变身棉纺厂和女修道院,然终而于1960年代为洛雅蒙基金收购,成为驰名国际的文化中心。不仅如此,洛雅蒙还是大巴黎地区迄今

保存最为完好的西都会修院。西都会是中世纪最森严的苦修主义教派,视世间一切荣华为过眼云烟,唯供僧侣们青灯孤影,冥想上帝。上帝也许不会想到,舒斯特曼说,欧洲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的第一次联席会议,就是在这个古老修院里召开的。

就在2010年的一个夏日,舒斯特曼告诉读者,他与他的法国朋友,灯光艺术家扬·托马(Yann Toma)不期而遇在洛雅蒙。扬照例摆出相机和灯光设施,有意给自称为游牧哲学家的舒斯特曼拍摄行为艺术照片。不过这一次的经历有点特别。对此舒斯特曼本人的描述是:“我原本想穿自己的衣服拍照,可是扬别有所思。他拖出个塑料袋,拎出两件金光闪闪的紧身衣,叫我穿上去。他解释说,那是1970年代的演出服,是他爹妈的,他们是巴黎国家芭蕾舞团的明星呢。”就这样,舒斯特曼这位是时年届六十的哲学家,硬着头皮钻进了昔年青春靓丽芭蕾舞演员的紧身衣。他倒希望穿不进去来着,宁可半途而废。可是没料想恰好合身。黑漆漆的厢房里,配合灯光,摆拍过几个姿势之后,舒斯特曼发现紧身衣内的自我开始变异。他不复满足听人摆布,渴望同哲学家本人一样来闯荡大千世界。就在次日午后,洛雅

蒙的周末午餐上,闪亮登场的舒斯特曼博得女主人一声惊呼:L’homme en Or(金衣人)!作为哲学家舒斯特曼的另一个身份,金衣人遂此诞生。

《金衣人历险记》有个后来添补的序言,是为金衣人从巴黎到纽约,后来又 to 丹麦一路历险的一个哲学说明。序言说,这部图文并茂的历险记,交织着一位西方哲学家细致入微的流水叙事,还有金衣人本人非同寻常的天国视野,更有中国道家哲学的无名玄妙。尤其是这个近似走火入魔的故事,除了身体美学的实践层面之必须,还涉及到作者本人2009年的婚姻变故。书中这样描述了这段经历:

关于止庵

■ 朱航满

其中他对周作人所下的功夫尤大。

止庵还有一个读书之法,便是通过编书和校订原著来加深体会。对于鲁迅,止庵和王世家合编有《鲁迅著译编年全集》;对于周作人,他主编和校订有《周作人自编集》和《周作人译文全集》;对于张爱玲,他有陆续编订的《张爱玲全集》;对于废名,有他编选的《废名文集》;对于杨绛,有他为百花文艺社编选的《杨绛散文选》;对于谷林,则有编成的两册集外文合集《上水船甲集》和《上水船乙集》。正是以上的这番功夫,使他能练就一双火眼金睛。以与我有关的一件事情为例。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杂文《顾随与周氏兄弟》,其中有一处史料判断有误,他在致一位朋友的信中曾谈及此事,以为写作者没有读过资料原文,故而才对相关事实造成了误解。我作这篇文章,确实未曾亲自查阅原著,只是请朋友帮我在图书馆查阅核实,故而造成了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结果。想来正是有了这般的功夫,止庵的文章才能够处处坐实,少有模棱两可的断语,因而他有不少文章其实都是扎实的考订文字。

除了在读书上的用功之外,止庵在文体追求上也是十分自觉的。记得我经朋友介绍初次认识止庵时,我们便谈到了黄裳,当时他正与后者打笔仗,也不便多谈,后又说到董桥,他直接表达了不喜的态度。再谈到孙犁,他更直言其文笔粗疏,并说有位喜欢孙犁的朋友曾多次寄他孙犁的著作,都被他置之于高阁。他的这种趣



止庵

味,当时令我大为惊讶,于是便当场和他有所争论。这个细节,后来被谢其章先生写进了他的《搜书后记》之中。不过,现在看来,止庵的文章取法周作人和废名,近于痴迷,文章风格力求平淡自然,其看似平淡,实则章法谨严,看似自然,又在力求一种艰涩的滋味,仿佛咀嚼青橄榄一般。但我以为,文章风格与趣味不同,却各有存在的必要,不必有所轻重,正如人之口味一样。

我读止庵的文章,还有一种感觉,便是他对世事有一种极清醒的悲观,但又从来不直接表达自己的意见。我认为这并不是明哲保身,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不屑。以上所谈,都是对于其文章的粗浅印象。前不久,有位也写作的朋友知道我认识止庵,想请我予以引介。说来我也不过止庵的一名读者,因为读写也才有了些许的交往。我曾两次登门拜访,也与他有过一些

没有看过一眼,直到几个星期之后,我的妻子一如我时常鼓励她的那样,来用我的电脑,偶然发现了这段视频。”

结果便是哲学家原本良好的第二段婚姻开始走向终结。两人的女儿跟着舒斯特曼,是哲学家的掌上明珠,如今已芳龄十六。对于他在纽约长大的这位日裔前妻,舒斯特曼显然是心存愧疚。金衣人的故事由是观之,是实用主义哲学走向生活哲学的尝试,是身体美学同行为艺术的联姻,同样也不失为哲学家本人生平缺憾的一个补偿。

确认我接下《金衣人历险记》的中文翻译工程,舒斯特曼异常高兴。在复旦光华楼的咖啡厅里,夜色笼罩着巨大的玻璃穹顶,哲学家娓娓谈起了他的小王子梦想,坦言每个成年人都有过小王子的童话经历。小王子长大,就成了安徒生。这也是他2013年访学丹麦奥尔堡大学之际,邀来扬·托马,再度演绎金衣人故事的缘由。而且,为什么上海不能成为金衣人的另一个故乡呢?进而视之,小王子还有另一层含义,舒斯特曼希望他的这部新作,不复是高头讲章、高屋建瓴、高瞻远瞩,反之可以深入到日常生活的阅读层面上去,成为家喻户晓的普及读本,就像当年埃克苏佩里的《小王子》那样。说真的,当今行为艺术竞新斗奇、光怪陆离,可是功成名就的哲学家降尊纡贵,在持续有年的行为艺术里叙写另一种身份认同,在舒斯特曼这部《金衣人历险记》之前,还未见先例呢。

通信,感觉他不乐意做的事情,一般态度鲜明,很少因为情面而破例。故而我想若要结识止庵,与其特意为之,不如随缘更好。记得我初次拜访他时,对其居所印象十分深刻。他的住所从客厅到卧室几乎全部是顶天立地的书架,珍藏的书籍都被一册册认真地摆放在书架上,整个居室非常整洁,除了书架之外,少有其他物,身处其室,甚至会有一些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。后来我才知道,他有洁癖,这或许与他曾经学医并当过牙医有关。据说他去书店买书,都是要经过反复地挑选,略有瑕疵都是行不通的,有的书,他甚至要买上两套,一套供阅读,另一套则是作为收藏来用的。

我印象中的止庵,还有一个特点,便是为人并不世故,有时会让人感到有些不解人意,但仔细想想,又觉得也是一种可爱。这种不解人意,他自己认为是一种不影响别人的“毛病”,而在他人看来则多少是一种名士气。但以我看来,作为一个身处体制外的读书人,他不必承担太多的社会义务,能够安静地读书便是很满足的事情。我曾在出版第一册文集时,想请他作一短序,他读了书稿,来信说其中许多内容自己并无涉猎,不能随意发言,而其中收有一篇我写周作人的文章《风雨中的八道湾》,他不但给予了很细致的校订,而且受我的这篇文章的启发,写了一篇关于周作人的书房苦雨斋的文章,后来收在了他的文集《比竹小品》之中。他的这种性情,在我则还记得有一件事情。我编选花城出版社的随笔年选,选用了他在《惜别》中的一个章节《母亲与读书》,后来我们在一个座谈会上相见,他说我选的那个章节其实并不好,但当时我却忘了问问他,这本书中,他最满意的又究竟是那一个章节呢?